

遠東局勢與蘇俄黨潮

當中日戰事發動之初，有人料蘇俄必不假思索，起而援助中國，但有人相信蘇俄必不出此，將置身局外，而坐觀成敗。我們如把腦經放冷靜點，則知這兩種觀察，都不免失之膚淺。中日戰爭發動於七月八日，擴大於八月十三日，恰在六月十三日蘇俄槍決赤軍重要將領杜嘉金夫斯基等八人以後，這明明刻畫着，日本以蘇俄內部發生問題，目前決無對外之餘力，日本大可對中國放手一試。換句話說，去年六月蘇俄清軍案如不發生，也許蘆溝橋星火不致釀成燎原之局。當然，從蘇俄眼中看起來，中國問題比西班牙問題嚴重得多，——日軍占領華北之後，外蒙及南俄均感威脅，這當然不是蘇俄所能忽視的。她對西班牙內戰尚不惜遠水救近火，對中日戰爭那有袖手旁觀之理？至於政制異同尚居其次，自前年西安事變以後，中國紅軍已接受中央號令，蘇俄決不願於中日戰爭中進行赤化中國的工作，是一件極易了解的事。

這麼說，中俄在軍事上及國防上發現重大共同之點，——赤軍發生破綻，即無異中國授人以可乘之機，中國如不幸戰敗，蘇俄亦將陷於唇亡齒寒之窘境。因此，中日戰爭發生以後，中俄互不侵犯條約宣告成立，是一種必然的趨勢。一般重視中俄不侵犯條約者，認為正約外還有秘約，「互不侵犯」將演進而為「攻守同盟」，這却是自信力太薄弱，及期待外援太切的謬誤的心理。

不侵條約在蘇俄係一件平淡無奇的舉動。蘇俄自採取和平外交政策後，不擇國之大小，不論地之遠近，

先後與諸國簽訂不侵條約，且對其敵視之日本亦曾提議及此，而日本佛然拒之。亞洲各國如土耳其、阿富汗、波斯、都與蘇俄簽訂不侵條約，只有中國除外。她看不起這個弱大民族而不屑與之攜手嗎？不是的，她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僅以大國爲對象，尤着眼於弱小民族，何況我國是「弱大」而非「弱小」。她爲着中國奉行三民主義，而認爲非一志同道合之友嗎？不是的，她與義所敵視的國聯及資本主義國尙且言歸於好，何況歷史上素有淵源的中國。

說來說去，既非輕視或歧視我國，只有一個結論是比較可信，——她把中國視爲遠東火山，如與中國訂立不侵條約，殆將引火焚身。她認爲中日問題遲早必將爆發，中俄不侵條約成立，或將成爲中日戰爭的導火線。在現一階段下，她以戰事緩發爲有利，戰事緩發一日，則其準備充實一日，如因簽訂中俄不侵條約促成中日之戰，其本身隨時有捲入漩渦之可能，這當然太危險，而且也太不合算了。

但自前年西安事變後，她的觀感開始爲之稍變。她鑒於中國民衆擁戴蔣委員長之熱烈，想拉攏這個前途極有希望的偉大民族，而且蔣委員長未脫險，中日問題愈危迫，有箭在弦上之勢，那時她的看法及做法都是同情於中國的。自中日戰爭發動後，她的觀感爲之再變，她鑒於列強之同情中國，想藉中日問題永奠『民主陣線』之基，於是多年來懸而未決的中俄不侵條約，至此急轉直下。

這可認作蘇俄將出兵援助中國的動機嗎？不是的，我們可列舉好幾種因素：第一，列強在國際風雲下岌岌備戰，但皆不願首先出馬，誰首先出馬誰得吃虧，緩動者可收漁人之利，蘇俄自然存着同樣的心理。第二，蘇俄以德日爲其東西兩面假想之敵，如對日作戰，雖德國未必同時動手，但蘇俄不能不作準備，蘇俄因軍

事及黨內問題，現尙無以一敵二的勇氣。第三，蘇俄對日作戰，首須抓住英國的態度。英國對華雖表深切之同情，對日本亦尙留有斡旋餘地。以英國外交之變動不拘，蘇俄那能輕於一擲？

蘇俄當局於中日問題箭在弦上之時，存有不願遠東戰事猝發的心理，這種潛藏不露的心理，與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在華的言動似乎不甚一致。八一三以前鮑氏向中國友人們的表示，只要中國下決心與日本作戰，好像蘇俄出兵是絕對不成問題的。但蘇俄當局會一再表示，『如有侵犯吾人國土者，吾人當不惜與之周旋』，這兩句話的暗示是，在日本未出兵攻入蘇俄國境以前，他們不會採取極端步驟。鮑氏於八一三事件發生後即奉調回國，此後報紙未載其蹤跡，且有被捕之說。以駐外大使資格，曾在駐在國發表與其政府意志相反之言論，至少是他這次免職的動機。

蘇俄在遠東不願積極行動，實具有內外兩大因素：就對內言，蘇俄國內還包含不少『革命的假裝者』托派及右派集團，這次蘇俄黨案與對外確有重大關係。就對外言，蘇俄的假想敵為德日兩國，還有一個介乎敵友之間的英國。當然，蘇俄自運用和平外交政策以來，原欲以法國為橋樑，組成『英法俄聯合陣線』，以對抗『德意日聯合陣線』。雖說英國鑒於遠東及歐洲局勢之岌岌可危，轉變其排斥蘇俄的心理，先後與之締結商約及海軍協定，但英國的當權者仍係保守黨，英國外交政策可東可西，一面對法俄表示提攜，一面對日德意不忘修好，這是蘇俄所最就心的一件事。

英國自張伯倫繼任首相以後，一會兒勸書於意相墨沙里尼，願進行英意談話，一會兒派遣哈立法克司赴德，商討中歐及殖民地問題，蘇俄看在眼里，更覺英國不無可疑。去年十一月，九國公約會議在比京舉行

時，英國始終規避責任，因之毫無結果而散，本年二月英外相艾登辭職，英意談話水到渠成，這些都使蘇俄對英國感覺失望。蘇俄在遠東的持重態度固含有種種因素，而對英國之懷疑與失望至少為其因素之一。假使蘇俄如一部份人士之所料，於中日戰事發動之初，不假思索，毅然捲入漩渦，戰敗固不必論，縱或屢戰屢勝，以達最後之勝利，那時英國將移『畏日』心理為『畏俄』，在某種形勢下與日本妥協，那決不是一件幻想。所以蘇俄捲入漩渦的結果，敗固取辱，勝亦買禍，這是她的一種看法。

英俄關係，自一九三五年艾登飛訪莫斯科以來，開始為之好轉。艾登雖非親俄外交家，但他確不失為國聯信徒，英法提攜的倡導者，眼光比較遠大，手腕比較靈活，與蘇俄和平外交政策多少有『交相為用』之處。上月艾登辭職，我們雖不能說將由此影響英俄邦交，但雙方形跡日見疏遠，却不可否認。善觀國際形勢者皆知史太林自提出『一國社會主義』口號以來，對內進行『黨內和平』，對外進行『和平外交政策』，這由於蘇俄欲聯英法必求內部之團結，一面使蘇俄政制適應需要，與資本主義國減少摩擦。這兩種和平政策在最近若干年內確著成效，以前世界列強以蘇俄為唯一之目標者，現已分投其視線於德意等國，而蘇俄賴以稍蘇喘息，致力於國內建設及五年經濟計畫。不過，和平政策漸到最後關頭，自意阿問題、西班牙問題、及中日問題先後發生，證明集體安全制已告破產，國聯虛有其名，蘇俄欲於世界第二次大戰時挾英法以自重，只是一個幻夢，同時國內反動派潛滋暗長，更使她不能不拿出大刀闊斧的手段來。

說得稍遠一點，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基洛夫被刺後，蘇俄清黨工作陡然從沉寂中再度緊張起來。一九三六年八月齊諾維夫陰謀國事件判處死刑者十六人，一九三七年一月並行本部事件判處死刑者十三人，判處

徒刑者四人，同年六月十三日杜卡企夫斯基上將等八人以叛國罪執行鎗決，本月二日蘇俄最高法院軍事組開審托派暨右派集團裏，被告共廿一人，其中有蘇俄最著名人物若干人在內。根據這幾天所發表的紀錄，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的，以前審理各案僅涉及德日兩國，這次却把英國顯明地牽涉在內。被告賴柯夫斯基承認會擔任英日間諜，並指出前任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亦係英國間諜之一。我們看到這一點，英俄關係之欠美滿，已可得一輪廓。

世

對內和平政策是基洛夫生前得意之作，他認為消弭反動莫善於採取潛移默化的方法，初不必羅織成獄，使之挺而走險。他是史太林唯一的股肱，由於他的主張，兼得大文豪高爾基從旁贊助，所以一九三三年齊諾維夫、加錫尼夫、布哈林等失意人物都得着活動的機會，托派巨頭賴柯夫斯基與索洛夫斯基相率來歸，賴氏任赤十字會代表，於一九三三年九月奉派赴日，參加萬國赤十字會議，索氏任實理報評論委員。後來賴氏官運亨通，歷充駐英法大使，卒於這次被捕繫獄，他始終是個托派的『假裝者』。

基洛夫的『黨內和平政策』與『和平外交』互相為用，黨內急進之士如葉喬夫、加昂諾維支等期期不以為可。一九三四年基氏為和平『流血而死』，高爾基不久逝世，葉喬夫繼任內政人民委員長，手握『政治警察』之大權，這是『黨內和平政策』的一個轉變時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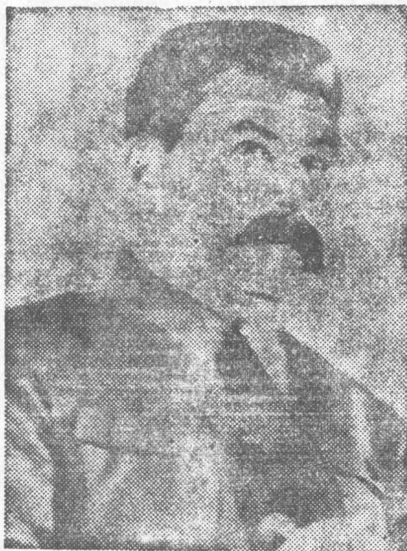
兩年半以來，葉喬夫用毫不客氣的態度先後揭發『陰謀團』及『並行本部』事件，蘇俄每發生一次黨案，一般人不期然而然地聯想到他的頭上。他不以『黨內和平政策』為然，認為過去之藏垢納污均由於寬容自誤。當去年『並行本部』事件發作時，據政論家拉狄克供稱，右派布哈林李可夫均與恐怖事件有關，這

次布李二氏已列入廿一名被告之中。這次黨案公布之前還有一件重要消息，國防人民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即前任參謀總長葉果洛夫，於五月之前失蹤。赤軍中有五大元帥，即國防人民委員長伏洛希洛夫、騎兵總監布頓尼、遠東特區赤軍總司令蒲魯輒爾、去年鎗決的杜下企夫斯基，與葉果洛夫是。當史太林崛起時，係以南俄『察里勝軍團』爲其背景，打倒赤軍領袖托洛斯基，而取得領導全國的大權。當年察里勝軍團的主角，一爲第十軍軍長伏洛希洛夫，一爲騎兵第一軍軍長布頓尼，伏布二人係生死患難之交，亦即史太林的患難同志。但葉果洛夫與杜氏同爲帝俄軍官出身，葉氏於十月革命時以上校資格投入紅軍，杜氏自德國逃歸，他倆還有着姻婭關係。當杜氏被判處死刑時，葉氏並未出席，（按從前伏氏升任國防人民委員長後，所遺第十軍長一職，由葉氏繼任。去年杜氏因叛國執行死刑後，所遺國防副委員長亦由葉氏轉任。）一般人早料到葉氏恐不能久於其位，今日果以失蹤聞。

黨案一再發生，有人指爲蘇俄內部瓦解之預兆，但事實並不如此，因爲反對史太林的，無論黨的舊領袖及赤軍現役將領，僅能浮游上層，而中堅及下層都是史太林所能把握着的。蘇俄每發生黨案一次，史太林的統治權即隨着加強一次。而史氏因和平外交政策之不能暢行，同時對內部亦改變其寬容政策，大舉肅清托派及右派，以紓內顧之憂，兩者間是有附帶作用的。

史太林的四大輔弼

蘇俄自列寧逝世之後，其政權握於共產黨書記史太林之手。史氏有兩個臂助，一個叫莫洛托夫，一個叫昂諾維支。假使史氏因故不能執行職權時，這兩個誰是史氏的繼承者，抑於這兩人之外還有一個適當的繼任人物，這確是一件有興趣的問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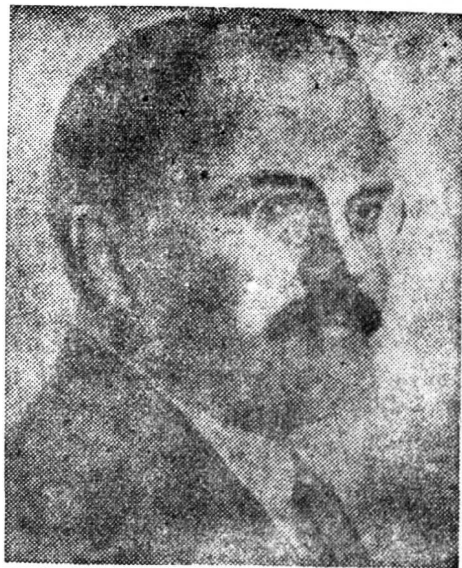
如在這兩人之外物色史太林的後繼者，當然以國防委員長伏洛希洛夫最爲有望。他雖不是黨部書記之

史 太 林

一，但他出身於察里勝軍團長，該軍團與史氏結合，共同推翻托洛斯基的政權，那麼伏氏早已建立了蓋世之功。他是個性格明爽風貌豪放的人物，他是工人階級的子弟，憑着這許多資格，他已足夠做未來的領袖了。他曾於一九〇五年在倫敦參加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七屆大會，他和史太林同是共產黨的老同志，史氏今年五十八歲，他只比史氏小了兩歲，那麼他的凋落期大概與史氏沒有很遠的距離，而蘇俄未來的主人翁，還是年方四

蘇

俄



夫 托 洛 莫

十七歲的莫洛托夫及四十四歲的加昂諾維支有較大的可能性。

史太林手下有所謂「四大天王」，一為伏洛希洛夫，二為莫洛托夫，三為加昂諾維支，四為今春以腦充血逝世的阿爾喬尼企資。原來史氏造成今日的地位是憑着三種基礎，憑着故鄉喬治亞為其革命出發點，憑着察里勝軍團高揭「打倒托氏」的旗幟，憑着黨的書記部為肅清異派的大本營。在黨的書記部，他安插了莫加兩人，在察里勝軍團有伏洛希洛夫元帥，在政治局方面倚重阿爾喬尼企資。阿氏是他最好的同鄉和同志。他把黨、政、軍的力量匯合起來，樹立了牢不可拔的中心勢力。

「四大天王」有一共同之點，即人人都有「靜如處女，脫如狡兔」的本領。蘇俄若干革命者的私人生活，其放縱不檢者不在少數，只有「四大天王」都還抱着微賤時的黃臉婆子。伏洛希洛夫與加昂諾維支都是出身寒微，他們少年時沒有享受教育的機會，直到壯年時才把老婆當做自己的老師，所以他們是老婆的忠實丈夫，同時也是老婆的忠實弟子。他們一個做到赤軍主帥，一個位居交通部長，可是當着夫人的面前，羞怯怯不

敢抬起頭來。加夫人年長於丈夫五六歲，原係孟什維克出身，嫁的丈夫是布爾什維克，無論從政見、思想、年齡上講起來都是不相配稱的，然而家庭中過着融融洩洩的生活，由於加氏曾受夫人耳提面命之故。

「四大天王」雖有其共同之點，却也各有其獨特之點：莫氏以腦力勝，加氏以手腕勝，伏氏憑着強健的身體和豪放的氣魄，阿氏以溫和而有熱忱見長。單就莫加兩人而論，一個富於腦力，一個富於手腕，史太林則兼而有之，所以他們合起來才能抵得一個史太林。如果史太林不能執行政權時，兩雄不能併立，即將變為水火政治，而蘇俄的前途亦將為之岌岌動搖了。

從過去的事實推測起來，加氏或將向莫氏低頭，而不敢競爭頭把交椅。第一，共產黨素以崇敬熱力為其傳統觀念，莫氏年齒較長而熱力較大。第二，加氏係一小心謹慎之人，從前加氏當選為烏克蘭共產黨支部書記長時，當地蘇維埃政府把一所沒收了的富豪私邸撥為新書記長官邸，但是加氏謝絕不居，另在旅館中找了一間小屋子。這樣看起來，他不像一個野心大膽的角色。

黨的統制者最重要的條件是應當富於手腕的，但是單靠手腕決不濟事，必須輔之以理解及熱力。列寧以政治家而兼學者，腦力及腕力都有過人之處，史太林也是一樣。他是「列寧主義之基礎」一書的著者，這是他能够造成今日地位的一大因素。史太林一字，俄語為「腕力」之意，我們如果掉幾句文言，不妨說，「史太林之腕可及也，其腦不可及也，莫洛托夫其庶幾乎！」

加氏少而失學，長而受教於夫人，憑着他堅苦攻讀，居然有了相當的學力，然而冠以「學者」之名，那是工於拍馬之術者所不能說得出口的。莫氏則不然，他曾在聖彼得堡工科大學經濟科畢業，以外交與農村政

策爲其畢生拿手好戲，蘇俄的外交人物，人人只震於李維諾夫之名，誰也料不到莫氏是外交政策之最高指導者，李氏常常跑往克朗賓宮，在莫氏之前虛心受教，得其裁可，然後才敢放手做去。再則蘇俄五年計劃的最大難關是集產農場制之不易推行，關於本問題，事無鉅細，都是莫氏絞其腦汁，當初失敗時沒人替他任咎，現在成功時也斷乎不會有人與之爭功。

莫加兩氏同係滴酒不沾脣的人物，史加兩氏同爲吸烟者，（史氏烟斗不離口，和英國前相鮑爾溫相同）莫氏不單是屏絕烟酒，而且是嚴格的素食主義者。莫氏身體結實，每日治事十五六小時，毫無疲倦之色。他只有一個缺點，和他的前任李可夫一樣，缺少一張懸河之口。然而史太林素來標榜着『爲政不在多言』，這也許不算一件缺點吧。

莫氏出身巨族，原以『斯克利亞賓』爲姓，不知從何時起，改用『莫洛托夫』假姓，該字俄語爲『錘子』之意，這當然不愧一個勞工革命家的姓氏。他是激頭激尾的史太林信徒，其精研有素的外交與農村政策如加以分晰，外交是掛起和平招牌藉以緩和資本國之聯合進攻，農村施行集產制以求『農業工業化』之實現，無論對內對外，他的政策都是以史太林的『一國社會主義』爲其最高指導原理，所以他是史太林主義的忠實履行者，同時也是史太林地位的有力後繼者。照目前情勢看起來，世界大戰不致爆發，而大戰不爆發，資本制度之顛覆是不易期待的，那麼世界革命的論調必延至大戰發生時才可提出，史太林的『一國社會主義』無論史氏在位與否，都不會有多大的變更。

俄

蘇

赤軍將領的分晰



伏 洛 希 洛 夫

當蘇俄十月革命之初，手握赤軍大權的便是今日流亡在外的托洛斯基。那時他以陸海軍人民委員長資格，坐在有名豪貴的軍用列車裏巡遊各地，其意氣之盛，不讓於當年的拿破侖，那裏像個革命統帥的神氣！不料南俄『察里勝軍團』突然舉起『反托』大纛來，該團團長便是今日赤軍主將伏洛希洛夫元帥，而背後策

動人物便是該團政治主任兼南俄政務長官吏太林。所以史托兩派之鬥爭，可說是在赤軍內展開序幕的。

該團反抗托氏命令，這風氣漸漸蔓延到前線各部，他們反對托氏採取中央集權制，向前線部隊頻施壓迫，同時托氏反對列寧的新經濟政策，想造成武力獨裁，以實現其『英雄主義』，並起用帝俄時代軍官，及乘坐奢侈的列車巡視前線，這些都是與勞農主義相抵觸的。托氏知道這消息後，馬上向該團採取高壓手段，然而中央威信對

蘇

俄



布 頓 尼

該團終於不能澈底實行，托氏便和列寧商量，要把史太林調回，並將伏洛希洛夫撤職查辦。列寧不願事態之擴大，親自出而調停，將該團主力改編為第十軍，另一部編為騎兵第一軍，任騎兵軍長的便是今日的騎兵總監布頓尼元帥。

南俄赤軍各部雖與中央軍部形成對壘之勢，但因國內還留有強大的敵人，所以雙方尚未遽走極端。等到各將領凱旋之後，中央派與地方派短兵相接，由赤軍怪傑福隆德首先發難，把托氏擡出赤軍之外，於是此公繼托氏之後為第二屆陸海軍委員長。他的聲望及其寬宏的度量不單是地方派奉為泰斗，即中立派與中央派亦均表示敬佩，所以驅托之役並未遇到強烈阻力，除開托氏及其二三心腹以外，其餘一概未動。不幸此公在職一年有半，以盲腸炎不治而死，遺職由伏洛希洛夫升充，遞遺第十軍長一職，由葉果洛夫繼任。葉氏現任參謀總長，係蘇俄五元帥之一。

伏氏個性豪放，尤其自近年兼任政治委員，參預國家大事，把國防及整軍之責交付兩個副委員長，這次被殺的杜卡契夫斯基元帥便是副委員長之一。試把赤軍五元帥過去歷史檢查一下，伏氏是當年察里勝軍團



支 維 諾 昂 卡 沙

立的一個，托氏既倒，他仍舊一帆風順做到副委員長地位，是由於他有大將天才的緣故。

杜氏自德國逃回本國來，以貴族參加無產階級革命，由下級官升到大將，其一生最得意的事是出征華沙之役，那時他是二十八歲的軍長，以為華沙唾手可得，並不難長驅而入柏林，進而征服全世界。他想做個赤色的拿破崙，正與托氏的英雄主義不謀而合，亦不啻托氏『世界革命』的一個前驅。不料在魏剛將軍反攻之下，常勝將軍吃了敗仗，忍淚吞聲退回本國。後來他在副委員長任內改編赤軍，並釐定『以日德兩國為假想敵』的東西作戰計畫，可見當年的英雄主義仍舊橫亙在心頭，而英雄主義是史氏所極端厭惡的。

這次清軍事件把杜氏一派掃除之後，以葉果洛夫繼杜氏為國防副委員長，以沙巴希尼柯夫升任參謀總

長，布頓尼是當年騎兵第一軍長，葉果洛夫當年繼伏氏之後而為第十軍長，這三個都是史太林在南俄時的患難同志，亦即推翻托氏的地方派三巨頭，還有布留赫爾元帥（即嘉倫將軍）那時曾出征南俄，是否加入地方派，却不得而知，只有杜嘉契夫斯基是托氏一手提拔的。當年伏爾加之役，杜氏擊退白俄軍健將柯爾恰克之後，大受托氏賞識，他縱令不是托氏幹部，至少亦與地方派毫無淵源。他是五元帥中最孤

長（沙氏曾任列寧格勒軍區司令），布頓尼除仍供騎兵總監原職以外，兼任莫斯科軍區司令。布氏爲伏洛希洛夫唯一好友，他們是打倒托氏時的哼哈二將，與葉果洛夫三人同爲農工階級出身，同爲地方派巨擘，史太林昇布氏以鞏衛首都之責，可見史氏對伏布二氏之信賴有加。

至於新任參謀總長沙巴希尼柯夫大將，其出身略有不同。當十月革命時，帝俄軍隊中以上校資格投入赤軍陣線的共有三人，一爲葉果洛夫，一爲去年身死的加美列夫，一卽沙氏。加沙二人同爲帝俄陸大畢業生，後來同在帝俄軍隊中任高級參謀，一同投入赤軍，一同仍供原職。他們常常反對托洛斯基的作戰意見，所以中央軍部中有所『作戰異派』之稱。他們係以軍事家的立場反對托氏意見，這與地方派反對托氏個人者有別，然而他們常常逼使托氏放棄其意見，頗足影響托氏威信，因此不期然而然與地方派成爲托氏的腹背之敵。托氏失勢以後，他們仍得留任，直至前年十一月赤軍新編制發表時，加氏任一級上將，沙氏任二級上將，加氏既死，沙氏升補一級上將。

伏派與杜派比較一下，年齡上顯得天然的差異，大概伏派比杜派都要年長十二三歲，這是一個很有興趣的問題。杜氏今年四十四歲，該派人物如加馬爾尼克大將四十三歲，艾德曼大將四十二歲，烏波萊維區大將及雅基爾大將四十一歲。他們在十月革命初期都是二十二三歲的小夥子，同時也是下級軍官，因奮勇作戰躍登顯位，他們真是亂世風雲中的幸運兒。至於伏派年齡，伏氏五十六歲，沙氏比伏氏小一歲，布頓尼比沙氏小一歲，葉果洛夫比布氏小一歲。

最後，對於蘇俄格別烏（政治警察）也得分晰一下：格別烏原名『企加』，首任長官爲結爾金斯基，他

在帝政時飽嘗鐵窗風味，那時打掃獄中廁所是犯人皺眉叫苦的工作，他常常討取這項差使，可見此公是個不可思議的怪物。他做到企加長官之後，一點兒不含糊，十月革命時常常抓到反動派，常常有人向列寧處說情，列寧礙於情面，打電話給企加長官，結氏千篇一律的回答是：『可惜來遲了一步，我已經把他鎗斃了！』列寧只好認為既成事實，照樣的搪塞那些說情的人們。

結氏死於一九二五年，格別烏只留了一個軀壳，繼之者為副長官曼金斯基。曼氏於升任長官時已臥病在床，不久長辭人世，他的副手雅戈達馬上得了一坐升機會。然而格別烏接連死了兩個長官，喪失其原有威力，蘇俄陰謀事件之頻發，未嘗不由於格別烏工作鬆懈的緣故。自基洛夫被刺案發生後，格別烏信用愈見掃地，不久併入內政委員會，雅戈達雖仍被任為內政委員，並於前年秋季赤軍新編制發表時被任為保安大將，但史太林對他的信用已隨基洛夫之死而消滅，只以此席不易物色適當人選，將就叫他留任，其實權漸漸落到葉喬夫的手裏。葉喬夫是個貌陋的矮子，憑着他的手腕，把僅存軀壳的格別烏裝上一道靈魂，恢復當年實力。他不動聲色，把去年陰謀團頭目及本年『並行本部』要犯捕的捕殺的殺，漸漸波及格別烏本身，而前任長官雅戈達亦以被捕聞。他還有餘勇可賈，要在老虎頭上捉蚤蟲，於是而有清軍之役。他今年才四十二歲，少年時是個工人，十月革命之前入黨，以赤軍政治員出發前線，歷任地方黨政工作，一九二七年調到中央供職，最近才爬到中央黨部書記的地位。當然，他不僅是格別烏的靈魂，同時也成為史太林的耳目心腹。

葉喬夫躍登政治舞台的經過，與卡昂諾維支如出一轍。十餘年前托洛斯基與史太林互決雌雄之時，葉卡

蘇

俄

兩人都是黨內無名小卒，一躍而爲史氏的心腹。現在葉喬夫一舉一動都予人以注目的資料，每次發生黨獄，使人自然聯想到他的身上。蘇俄自建國以來已有廿年歷史，黨內第二期政治人物都到了四十左右的年紀了，這些主要角色如柯西阿、季達諾夫、葉喬夫、波司企舍夫、瓦里基司等同爲舊日農工子弟，當初同受史太林之薰陶與卵育，他們心目中的前輩典型人物只有史太林、伏洛希洛夫、莫洛托夫三巨頭，其餘都是他們所瞧不上眼的。三巨頭的一言一行，他們奉爲天經地義，無條件地服從，忠實地信仰『一國社會主義』，但與他們同期的軍事人物（也是第二期）情形便有些兩樣了。

如杜嘉契夫斯基、烏波萊維區、雅基斯、艾德曼等，均出身於智識階級，通曉國際形勢，不滿於窄義的『一國社會主義』，孕育英雄思想，自信力非常強烈，有昂首天外目無餘子的氣概。蘇俄自削平內亂以後，十六年來過着太平無事的生活，這些年富力強的將帥都不勝髀肉復生之感。最近兩三年以來，赤軍高速度的進步，飛機及坦克車列爲世界第一，使他們存有『及時而試』的雄心。當十月革命之初，僅以烏合之衆尙能內除反動，外抗強權，難道以今日的本錢，還不够雄飛於全世界嗎？他們牢守着這種信念，彼此情投意合而互相結合起來。然而蘇俄當局揭櫫所謂『一國社會主義』，竟使英雄無用武之地，同時也使他們陷於極度的苦悶。

什麼和平外交政策哪，什麼與鄰國締結不侵條約哪，他們聽得頭腦漲痛起來，認爲他們當權的前輩都是富於保守性及妥協性的，因此便幻想到無權無勇的前輩托洛斯基及齊諾維夫的身上。這兩個都是智識階級出身，都是通曉國際情勢的，有此數點，正配合着他們的胃口。他們與反幹部派思想愈趨接近，與幹部派思

想距離愈遠，認為史太林是時代的落伍者，要革命便要推行廣義的世界革命，不能一味地局部自保。

政治第二期人物把史氏看得和天神一樣，軍事第二期人物把史氏比作時代的落伍者，兩者之對立成為蘇俄內部必然的趨勢。當然，史氏把前者視為本人的忠實信徒，後者實犯了理解錯誤的幼稚病。史氏係馬克司主義者，與伏洛希洛夫、布頓尼諸前輩曾在革命初期與帝俄作殊死戰，那裏把這些後生小子看在上。

由於這種內在的因素，蘇俄清軍的動機似乎已得一輪廓了。

(一九三七，六。)

基洛夫與高爾基

自格別烏（政治警察）前任長官雅戈達被捕之後，昨天續有阿格拉諾夫（前任人民內務副委員，係雅氏親信）被捕之說，蘇俄黨案在不斷發展中，是無可疑義的。雅戈達的罪名，據說於一九二八年勾結右派布哈林李可夫輩，有暗殺史太林及伏洛希洛夫的嫌疑。由於蘇俄之屢興黨獄，使人回憶到兩個已死去的蘇聯偉人。這兩個一係史太林的心腹基洛夫，一係馳名世界的文壇宿將高爾基。

當第一次五年計畫末期，蘇俄滿布反史的陰影，尤其是牛金事件，引起全極嚴重的暗潮。一九三二年正在流刑中的反動派牛金，祕密散布兩百頁油印小冊子，宣稱為救黨及挽救聯邦之毀滅，以排除史太林為先